

章学诚小说观中的矛盾心理探析

张富林

(扬州大学 文学院,江苏 扬州 225002)

摘要:章学诚在其小说观中表现出两难抉择的矛盾心理:既轻视小说,又看到小说所具有的作用;既要求小说创作应遵循史家的“实录”原则,又承认小说创作中运用虚构手法的合理性;既为小说突破史家固有的传统观念而哀叹,又认为小说的嬗变非人力所为。这种矛盾心理,是由其史家固有的传统观念与其进步的文学观相互冲突造成的。解决矛盾的出路在于:编写史籍、方志时,应对小说加以整理著录;小说创作要虚实显著,泾渭分明;阅读者应了解文学创作富于想象、虚构和夸张的特点,做到“知其意”和“意会”。

关键词:章学诚;小说观;矛盾心理

中图分类号:I207.4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322(2013)01-0045-04

章学诚是清季乾嘉时期重要的文史学家、思想家、目录学家和方志学家,在众多领域,成就卓著。毋庸讳言,作为清季著名的史学家,其史学成就最为显著;同时,在文学上也颇有建树,提出了一系列独特而深刻的见解。章学诚对中国古代小说有自己明确的观点,这些观点既复杂,又充满矛盾。本文主要从章学诚小说观中矛盾心理的表现、成因及解决矛盾的出路等三个方面作一粗浅的探讨。

一、章学诚小说观中矛盾心理的表现

首先,章学诚既轻视小说,又看到小说所具有的作用。一方面,章学诚从史家的观念出发,对小说持轻视的态度。他在《信摭》中说:“今馆阁之书,下至稗官小说,无所不有。”^{[1]370}可见,章学诚把小说放在“馆阁之书”的最末位置,在他眼中的小说地位之低可见一斑。在《乙卯札记》中说:“《史记》以事夺理,以文害事,此太史或采取小说稗官,未必其造作也。”^{[2]173}章学诚认为《史记》“以事害理,以文害事”,是太史或采取小说稗官造成的,轻视小说的态度自不待言。在《史篇别录例议》中说:“则有委巷小说,流俗传奇,每于篇之将终,必曰要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此诚搢绅先生鄙弃弗道者矣。”^{[1]65}对于“委巷小说,流

俗传奇”,持“鄙弃弗道”的态度,对小说的轻视不言自明。另一方面,章学诚对小说又采取比较开明的态度,认为小说是有一定作用的。第一,通过小说能够观风俗、知得失。在《方志立三书议》中说:“《汉志》所谓小说家流,出于稗官,街谈巷议,亦采风所不废云尔。”^{[3]577}第二,小说可以作为史料,补正史之缺。在《丙辰札记》中说:“关圣庙侍周将军仓,史传并无明文,而小说载之。”^{[2]245}这里指出“关圣庙侍周将军仓”的事迹,虽“史传并无明文”,但“小说载之”,可以补正史所缺。又说:“《三国演义》,故为小说,事实不免附会。然其取材,则颇博瞻,如武侯班师泸水,以麪为人首,裹牛羊肉以祭厉鬼。正史所无,往往出于稗记。”^{[2]245}指出《三国演义》取材博瞻,可补“正史所无”。第三,小说还具有教化世人的劝惩作用。在《丙辰札记》中说:“故演义之属,虽无当于著述之伦,然流俗耳目渐染,实有益于劝惩。”^{[2]246}说明小说有益于劝惩,能起到教化世人的作用。

其次,章学诚既要求小说创作应遵循史家“无征不信”的“实录”原则,又承认小说创作中运用虚构手法的合理性。一方面,章学诚要求小说创作应遵循史家“实录”的原则,不能真假错杂,虚实不分,否则就会产生淆人耳目的不良后果。历史人物的形象要符合历史真实,不能随意虚构,

收稿日期:2012-10-26

作者简介:张富林(1972-),男,山东济宁人,博士生,研究方向:元明清文学。

以免失去历史人物的本来面目。例如,诸葛丞相“因有祭风及制造木牛流马等事,遂撰出无数神奇诡怪,而于昭烈未即位前,君臣寮案之间,直似《水浒传》中吴用军事”^{[2]245-246},所以评价小说中诸葛亮的形象“何其陋耶”^{[2]246}。张飞的形象因小说中“是非不知礼者,演义直以拟《水浒》之李逵”^{[2]246},而被评价为“侮慢极矣”^{[2]246},关公由于“显圣”情节也被认为是“情理所不近”^{[2]246}。另一方面,章学诚又承认小说创作中运用虚构手法的合理性。他在《丙辰札记》说:“神仙家言,多记烂柯一局,人世千年,刘阮归来,子孙易世等事,大抵多出小说。《西游演义》,遂有天上一日,人间一年之说,世人多以神仙恍惚,小说寓言置之,不足深究。”^{[2]214}又说:“《三国演义》固为小说,事实不免附会。”^{[2]245}他还认为《西游》、《金瓶》等神魔小说和世情小说,可以“全凭虚构,皆无伤也”^{[2]246}。

再次,章学诚既为小说突破史家固有的传统观念而哀叹,又认为小说的嬗变非人力所为。一方面,从小说流变的角度,章学诚认为小说经过志怪、传奇、演义的三次变迁,原来的史学性逐渐减弱,文学性愈益增强,已经失去原初目录学小说的意义,因此发出“历三变而尽失古人之源流”的喟叹。另一方面,章学诚也清醒地认识到小说的这种发展演变,非人力所为,而是随时代发展变化的。他在《信摭》中说:“文有一时体式,今古各不相袭。犹书法之真草篆隶,不相混也。”^{[1]369}又在《与邵二云论文》中说:“文人之心,随世变为转移,古今文体升降,非人力所能为也。”^{[2]613}这里指出文体的形成与变迁,“非人力所能为”,是由“物之自则”^{[4]569}所决定的,是“天生之也”^{[4]569},是随时代的变迁自然形成的。

二、章学诚小说观中矛盾心理的成因

首先,毋庸置疑,章学诚是清季著名的史学家,作为“清代唯一之史学大师”^[5],其深受史家传统观念的影响,这是造成章学诚小说观中矛盾心理的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因。第一,从史家的角度出发,章学诚对小说总是采取轻视的态度。同时,他也受到历代史家目录学意义小说传统观念的影响,很难突破史家固有的偏见和藩篱。例如,班固在《汉书·艺文志》诸子略中立“小说家”,位十家之末。明季胡应麟综核大凡,把小说分为志怪、传奇、杂录、丛谈、辩订、箴规等六类。与章学

诚同时期的著名学者纪昀敕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于小说别为叙述杂事、记录异闻、缀缉琐语等三派,而所论列皆袭旧志。章学诚也不例外,王重民先生在评价章学诚时说:“章学诚的这些意见,似乎对于古小说的内容估计过低,又受了历代学者轻视小说的影响。”^[6]诚如鲁迅所说:“史家成见,自汉迄今盖略同:目录亦史之支流,固难有超其分际者矣。”^[7]第二,从史家的角度出发,章学诚认为史料无处不在。他在《报孙渊如书》中说:“盈天地间,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学。”^{[1]86}既然,“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学”,那么小说也应当是重要的史料,因此,小说创作也必须遵循史家“无征不信”的“实录”原则。章学诚从文史同源的角度出发,认为文为史裁,文应具有史的功能,能够经世致用,持世教偏,在文的书写上也应遵循史家的“实录”原则。当然,章学诚的这种观念既是针对乾嘉时期理学“空言性理,束书不观”和朴学“脱离实际”的弊病而发的;又是从文章当“经世致用”的观点而发的,他没有分清历史与文学作品的区别,因此是有局限性的。第三,从史家的角度出发,章学诚仍固守传统的观念,维护“小说”概念的纯洁性,因此,他在《诗话》中说:“小说出于稗官,委巷传闻琐屑,虽古人亦所不废。”^{[3]560}但是,任何事物都会随时代的发展变化而不断丰富自身,小说亦不例外,经过志怪、传奇、演义的三次变迁后,小说也会不断超越原来的畛域,史学性逐步减弱,文学性逐渐增强。因此,章学诚不由得从心底发出“盖自稗官见于《汉志》,历三变而尽失古人之源流”^{[3]561}的喟叹。

其次,明季谢肇淛有言:“凡为小说及杂剧戏文,须是虚实相伴,方为游戏三昧之笔。亦要情景造极而止,不问其有无也。”^[8]可见,谢肇淛主张小说是可以虚构的,惟其如此,情景创设方可登峰造极。同样,作为文史大家的章学诚,有比较进步的文学观,是深谙文学创造三昧的,因此,他在固守传统小说“史料”性质的同时也承认小说的文学性,承认小说中存在想象、虚构和夸张等文学手法的合理性。第一,从作家的角度,章学诚认为“文士撰文,惟恐不自己出”^{[1]125}。由此可见,文士撰文具有很强的主观性和创造性,“意之所至,无不可也”^{[3]18}。这也就决定了包括小说在内的文学创作中充满想象、虚构和夸张的特点。在《言公下》说:“又如文人假设,变化不拘。《诗》通比兴,《易》拟象初。庄子巫咸之座,屈造詹尹之

庐。……乃其因事著称,缘人生义。”^{[3]197}章学诚认为《诗》、《易》、《庄子》、《楚辞》等作品中虚构的内容,都是作者“因事著称,缘文生义”的结果,这也反映了文学创作中,由于作家的“假设”和“变化不拘”而形成的作品中充满想象、虚构的特点。第二,从作品形象的角度,章学诚分析了小说中形象虚构的合理性。他说:“有天地自然之象,有人心营构之象。……心之营构,则情之变易为之也。情之变易,感于人世之接构,而乘于阴阳倚伏为之也。是则人心营构之象,亦出天地自然之象也。”^{[3]18-19}章学诚把“象”分为两类,并指出它们的特性与联系。所谓“天地自然之象”,是指天地间自然形成的万事万物的形象,是客观存在的物象;所谓“人心营构之象”,是指人的心灵构想出来的形象,即主观创造的意象。内心营构的意象是由情感的变化造成的,情感的变化是感触人世的交往,因此,“人心营构之象”,实际上“亦出天地自然之象”,这也就承认了包括小说在内的各种文学作品中形象虚构的合理性。

三、章学诚解决小说观中矛盾的出路

首先,编写史籍、方志时,应对小说加以整理著录,提高其地位。章学诚虽轻视小说,但对于能作为“史料”的小说,在编写史籍、方志的时候,又毫不犹豫地给予一定位置,加以著录,以传后世。他在《史考释例》中说:“小说始于《汉志》,今存什一。而委巷丛脞之书,大雅所不屑道,《续文献通考》载元人《水浒传》,未为无意,而通人鄙之,以此诸家著录,多不收稗乘也。今亦取其前人所著录而差近雅驯者,分为琐屑、异闻两目,以示不废刍蕘之意。”^{[3]617}虽然“委巷丛脞之书”,大雅“所不屑道”,通人亦“鄙之”,诸家著录也“多不收稗乘”,但是章学诚却采取比较开明的态度,充分认识到小说对于史志所具有的作用,在撰写《史籍考》的时候,亦取“前人所著录而差近雅驯者”,分为“琐屑”、“异闻”两目。且在《史籍考》总目中列小说部,收《琐语》二卷、《异闻》四卷。在《为毕制府撰湖北通志序》中指出:“今编考据轶事,琐语异闻,别为《丛谈》四卷。”^{[1]244}这里指出在编撰方志的时候,应“考据轶事,琐语异闻”,作为史料编入《丛谈》。章学诚虽然重视小说史料的作用,但不是所有的小说都可以作为“经史之余”史料的,须要对“琐语异闻”等轶事进行考证,以辨真伪。因此,他在《诗话》中说:“说部流弊,至于

诬善党奸,诡名托姓,前人所论,如《龙城录》、《碧云骰》之类,盖亦不可胜数,史家所以有别择稗野之道也。”^{[3]560}这里指出史家要善于取舍野史小说,原因除了“诬善党奸,诡名托姓”外,还说“丛谈小说之类,此种皆无所忌。”^{[1]305}

其次,李渔坚持戏曲创作应遵循“虚则虚到底”^[9]和“实则实到底”^[9]的原则,这和章学诚的主张如出一辙。章学诚主张小说创作要虚实显豁,泾渭分明,遵从“实则概从其实,虚则明著寓言”^{[2]246}的“虚实分明”原则。对于非历史题材小说,则允许随意虚构,所以像《西游》、《金瓶》之类的神魔小说和世情小说,认为即使是“全凭虚构,皆无伤也。”^{[2]246}但对于演义之属,如《列国志》、《东西汉》、《说唐》及《南北宋》等历史小说,因其“多纪实事”^{[2]246},要“概从其实”,遵从历史真实,还原历史原貌,不可虚实错,否则就会出现淆人的后果。由此出发,章学诚对于《三国演义》不遗余力地大加挞伐,认为它是“七分事实,三分虚构,以致观者,往往为所惑乱。如桃园等事,学士大夫,直作故事用矣”^{[2]246}。

再次,章学诚主张阅读者应了解文学创作富于想象、虚构和夸张的特点,在理解上要做到“知其意”和“意会”。章学诚从史家传统观念出发,认为小说具有史学性,因此,应该遵循史家“实录”的原则。但时移事迁,小说在嬗变过程中也应遵循自身的发展规律,具备更丰富的文学因子,想象、虚构、夸张等表现手法应为小说固有的特性,作者应了解小说的这种特点。因此,章学诚主张阅读作品时,对于文学中的这种“假设性”应做到“心知其意”。他在《言公下》说:“善读古人之书,尤贵心知其意。”^{[3]198}又在《述学驳文》中说:“若论古人文辞之妙,意会不可言传。”^{[1]58}对于“不可言传的文辞之妙”,应做到“意会”,惟其如此,才能做到对作品的正确理解。在《丙辰札记》中针对“神仙家言,多记烂柯一局,人世千年,刘阮归来,子孙易世等事”说:“夫顷刻千年,乃阅世久者由后溯前,虽千万年,理当无异于顷刻耳。烂柯一局、刘阮归来之事,皆当因顷刻千年之语而附会出之,非事实也。”^{[1]388}我们阅读作品如果能做到“心知其意”和“意会”,对于“烂柯一局、刘阮归来”等虚构之事,就能有比较正确的解读。

章学诚小说观中表现出的矛盾性,折射出其对历史和文学作品两种不同叙述样式的深切思

考。对于重“实”的历史和重“虚”的文学分门别类进行求证,执中持平,既拈出二者的区别,又能调和二者的矛盾,并为矛盾的解决找到切实可行

的出路,的确难能可贵。对章学诚小说观中矛盾性的认识,对于我们对中国古代小说的理解和当代小说的鉴赏与创作都有重要的参考借鉴的作用。

参考文献:

- [1] [清]章学诚. 章学诚遗书[M]. 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
- [2] [清]章学诚. 乙卯札记[M]. 冯惠民,点校. 北京:中华书局,2006.
- [3] [清]章学诚. 文史通义校注[M]. 叶瑛,校注. 北京:中华书局,2008.
- [4] [明]李梦阳. 答周子书[A]. 四库全书·空同集. 一二六二册卷六二[C].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 [5] 梁启超.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330.
- [6] [清]章学诚. 校讎通义通解[M]. 王重民,通解.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114.
- [7] 鲁迅. 中国小说史略[M].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8:5.
- [8] [明]谢肇淛. 五杂俎[M]. 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323.
- [9] [清]李渔. 李渔全集. 卷三·闲情偶寄[M]. 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16.

An Analysis of the Ambivalence Revealed in Zhang Xuecheng's Views on Novels

ZHANG Fu-lin

(College of literatures, Yangzhou University, Yangzhou Jiangsu 225002, China)

Abstract: A study on Zhang Xuecheng's views on novels shows a trace of ambivalence; although he recognizes the role of novels in literary creation, he despises novels; although he acknowledges the rationality of the use of fiction in novel creation, he insists that novel creation should follow the historical writing style; although he admits that the changes in novel creations are inevitable, he still mourns over the fact that novel creation is breaking away from the traditional views held by historians. This ambivalence is resulted from the conflict between the traditional views and the progressive literary views. Zhang Xuecheng proposes three ways to deal with the ambivalence: in compiling historical works and records, collation and description of novels should be ensured; in novel creation, solid should be distinguished from void; and to the readers, with the knowledge that literary creation is rich in imagination, fantasy and hyperbole in their mind, they should learn to understand beyond words.

Keywords: Zhang Xuecheng; views on novels; ambivalence

(责任编辑:李开玲)